

新四军印刷厂印钞厂革命斗争史料选(一)

1941
N4A

華中解放區
戰爭在

江滬銀行

再英勇敢支
勝利在即
敵撤湯口填

反汪門主

戰爭在

華中啟辰

宋眉公筆



前　　言

这是一本在新四军印刷、印钞战线上工作过的老战士们写的回忆录。他们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为了把英勇壮烈的革命斗争史留给后一代，为了把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教育后一代，也是为了激励自己，过好革命的晚年，他们满怀激情，毅然地拿起了笔做武器，回首当年，把风华正茂的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哺育下的战斗历程，用质朴的语言，如实地刻划了出来。他们写作的艰苦认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有的同志以六十五岁的高龄，在病榻上支撑着身体奋力写作，写好后两个月就逝世了。有的同志冒着大伏天三十六、七度的高温，汗流浃背地在小房间里写出来的；有的同志写出了初稿，跋涉千里，在老根据地访问了几十位老战友，反复修改。有的同志在集体回忆的基础上写了草稿，再经集体讨论，然后写出修改稿。所有这些稿子，又经我们打字油印，广泛征求意见，一再核实修改。总之，这本回忆录今天能和大家见面，是付出了艰苦的劳动的，是非常值得高兴的。

看了这本回忆录，又把我们带回到大江南北，八年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年代。当时，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军队处在敌、伪、顽的包围中，我们的人员少、武器差、装备弱，然而，我们又是处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正义一边，由于我们党的正确领导，广大根据地和敌占区以及大后方人民的全力支援，终于使我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

我们的印刷厂、印钞厂，是光荣的新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建立，是

抗日战争的需要，它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请看：皖南军部印刷厂，他们如果没有军首长的关心，没有上海地下党的支援，那些机器设备、物资纸张、技术工人能较快地集中起来建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厂子吗？这个厂建立后，如果没有军政治部的有力领导，没有党支部抓思想政治工作，工作任务能完成得又快又好吗？我们抗日根据地哪一个印刷厂、印钞厂不是在党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发展、壮大、成长的？这里面每一篇回忆录，都证实了这个真理。

我们印刷厂、印钞厂的发展、壮大、成长离不开人民。我们在根据地工作、生活、战斗，处处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是根据地人民供给的；我们住的房子，使用的家具，是人民借给的；我们要搬家转移了，人民当向导，抬机器；敌人来扫荡了，人民给我们通风报信，站岗放哨；我们的同志在行军中掉队了，在战斗中负伤了，人民替我们掩护，给我们治疗；有的革命群众，为了掩护我们的同志，在敌人屠刀下英勇壮烈地牺牲了。啊！我们根据地的人民，多好的群众啊！多么好的善良、勤劳、勇敢的人民啊！你们用辛劳的血汗，哺育了我们这一代年轻战士的成长，你们的恩情，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直至千秋万代将永志不忘。

我们的印刷厂、印钞厂，继承和发扬了党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光荣传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请看：皖南军部印刷厂、四师《拂晓报》印刷厂都不是从一块石板、一块钢板起家的吗？我们的工厂，在最困难的时候不是搬到了海上、湖上、山上去坚持生产了吗？我们的同志，在高温的夏天夜里，为了赶排、赶校、赶印党的报纸，混身被蚊子叮得红肿溃烂；在严寒的冬天，又冻得手足都生了冻疮。我们没有铅字，经常用木头刻字来代替；我们没有好纸，经常用土纸来代替；机器的铁制飞轮丢了，就用木制轮盘代替；没有切纸刀，就用切菜刀来拖。我们在敌人的包围封锁中，不仅工作条件很艰苦，生活条件也是很艰苦的。后来，党中央号召我们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生

活条件有了改善。总之，八年抗战中那些艰难困苦，丝毫没有把我们吓倒，因为我们受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教育，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我们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持下来了，取得了胜利。

八年抗日，我们不仅流血流汗，献出了青春，有的同志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有的在战场上为掩护同志们安全撤退，自己英勇牺牲；有的被敌人俘虏，严刑逼供，坚贞不屈，慷慨就义；有的在八年艰苦斗争的岁月里，积劳成疾，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有的为了抢救工厂的器材，不幸身负重伤，终于与世长辞。这些为革命而牺牲的先烈，他们崇高的品质，可歌可泣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将永远鼓舞我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勇敢前进！

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通过残酷的战争，艰苦的生活，平凡的劳动，紧张的学习，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把这个时期参军的一大批青年同志，锻炼、教育成长为一代新人。这一代新人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起了先锋作用和骨干作用，他们是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

这一辑中，我们还刊登了《上海印刷工人的革命摇篮——印联》这篇回忆录。它比较全面地叙述了抗战初期上海地下党领导印刷工人开展斗争的情况。党通过印联这个组织，团结、教育了广大印刷职工，启发了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还动员了大批优秀的产业工人，抛弃职业，离别父母，踏上征途，毅然决然地走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游击战争。不论在皖南皖北，苏南苏北；不论在淮南淮北，浙东浙西；也不论在大别山区，齐鲁山区，甚至远到延安圣地，到处都有“印联”输送的战士和干部。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的同志甚至光荣牺牲。“印联”——不愧是上海一代印刷工人的革命摇篮，也不愧是引导印刷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走向抗日、走向革命的启蒙老师。

这本回忆录所收文章，曾经作者和我们一再核实，但限于水平，有些具体

情况，难免有某些出入。我们殷切地期望：关心、爱护本书的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以便我们进一步修订第一辑，出好第二辑。来信请寄：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简称上海社联）转《战斗在华中敌后》编辑组。

《战斗在华中敌后》编辑组

一九八二年四月

目 录

- 前 言 《战斗在华中敌后》编辑组 (1)
- 新四军皖南军部印刷厂的创建和发展 (1)
- 叶进明 陈昌吉等口述 周之辛记录
- 回忆江淮印刷厂 肖 敏 (8)
- 《拂晓报》印刷厂简史(1941-1946) 朱联生 (16)
- 新四军一师政治部印刷厂部分情况 朱志强 (62)
- 《苏中报》印刷厂的斗争生活 肖 木 (71)
- 敌后水上印刷厂 吴以常 (86)
- 抗日战争时期江南社印刷厂战斗纪实
- 抗日战争中的《苏南报》印刷厂 周铁民 (96)
- 溧阳遇险记 钱震中 (105)
- 我到上海采购印刷设备和动员工人的经过
- 参加苏南报社印刷厂的回忆 单 捷 (112)
- 从苏中到苏南 朱志强 (117)
- 记建立苏浙军区政治部印刷厂的斗争
- 回忆毛山上的《战斗报》印刷厂 何远方 (127)

- 赶印《告浙东同胞书》 徐洪钦 (135)
- 亲切关怀暖人心 傅一尘 刘鸿兴 (139)
- 记陈毅同志两次视察江淮印钞厂
- 盐阜印钞厂回忆录 谭苏民 于忠山 汇慈 (143)
- 粉碎敌人经济封锁的有力武器——抗币 吕凤沙 (152)
金月祥
- 淮南印钞厂的创建和发展 (1942.2—1945.11.25)
- 上海印刷工人的革命摇篮——“印联” 吴以常整理 (162)
- 后 记 (175)
- 致读者 (178)

新四军皖南军部印刷所的创建和发展

叶进明、陈昌吉等同志口述，周之辛 记录

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第一支队老一团到达皖南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再开往前线时，就把随团行军的老红军时期的一个石印所留了下来。当时这个石印所只留下了一块石板，三、四个工人，归新四军军政治部宣传部直接领导。所主任是老红军朱云峰同志，湖南平江人，石印工人出身，当时已五十多岁。另一个老红军叫李崇钦，江西横峰人，石印工人，当时也已四十余岁。当年秋季从军教导队学员中调来了任芸生同志（现名任平）；从屯溪地下党调来了毕云章同志和一个青年，共五、六个工人，用一块红军留下的石板，开始印刷战士课本和密电码字本等。

一九三八年夏天，中共中央东南局秘书长李一氓同志找当时负责兵站工作的叶进明同志谈话，要叶想办法把这个印刷所扩大为铅印印刷所，并用“战地文化服务团”的名义，为我党我军搞一个临近前线的后方印刷基地。

当时，为使已挺进大江南北抗日前线的我新四军广大指战员能早日看到党中央和军首长的指示和号召，为使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广泛地深入人心，同时也为从上海和各地来到皖南军部的大批著名文化人士提供一个用武之地，在军部建立一个以铅印为主的印刷所就显得十分迫切了。

叶进明同志搞印刷的经验是他从三十年代初期的监狱囚犯生活中学得的。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他被关押在国民党南

京中央军人监狱时，就与狱中同案的毛纪法同志（煤炭工人地下党员）在监狱印刷工厂一起服劳役，叶当铸字工，毛是印刷工。这一段实际经验，到了一九三八年就为他们派上了用场。

第一次谈话之后不久，李一氓同志又找叶谈话，对叶说：上海地下党已想办法要帮我们新四军建立一个印刷所，提供机器设备等，要叶拿了李和朱镜我（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介绍信去上海找地下党。叶到上海后，通过刘宁一同志（叶与刘在国民党南京监狱里相识）找到张纪恩同志，以后由张纪恩同志代表上海地下党与叶联系，并安排毛纪法同志（上海地下党煤业支部）在上海具体负责筹集机器设备的工作。上海地下党筹集到的主要设备有二部四开机，三部圆盘机和一部铸字机，并动员印刷工人王民一等同志来新四军印刷所工作。

有了机器之后还要解决两个难题，一是工人备配不齐，二是有了机器，但没有大量的纸张油墨。为了解决这两个困难，皖南军部方面，在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直接关心下，到各处调集熟练印刷工人。如通过浙江省委找来了一个刻字老师傅黄立中，诸暨人；报头、标题、不同字体的各号铅字，缺少的都由他的木刻字代替。铸字老师傅倪振亚、朱泉生也是从浙江来的。

第二个难题，由叶进明等同志想了一个办法，将当时已一致决定去参加新四军的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名义上来一个解散，从煤业公司取得一笔遣散费，共拿到上万元，除发给每人约十余元（每人发给一枚纪念章、一本日记本、一把六样小刀等物）之外，其余的钱全部买油墨、纸张等原料。

所有这些机器设备、原料和上海去的工人同志都通过我地下党掌握的红十字会内的关系，陆续从上海海运到温州、宁波两地，再经过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的汽车队用伪装的办法，运到皖南岩寺新四军兵站，从岩寺兵站再运到太平兵站，然后改用竹筏运到泾县小河口下花园石印所。这时，汉口地下党动员

刘之哉、朱肖尘、柯愈徽、倪春富等一批排字工人、机器工人也来到了。

到一九三八年深秋，人员、机器、原料大部运到，筹建的任务告一段落。十一月份，新四军军部《抗敌报》正式出版了。从此，新四军军政治部编印的四开铅印的《抗敌报》和革命报刊书籍，源源不断地从小河口印刷所运往抗日前线和东南诸省及全国其他各地区。

小河口创建时期新四军军部印刷所第一任所长是叶进明同志，第二任所长是忻元锡同志。他们工作了一段时间调往他处后，由陈昌吉同志担任所长。陈昌吉同志于“八·一三”抗战时，就和叶进明、忻元锡等同志一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八年春他们又一起参加新四军，不久就共同筹办军部印刷所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夏，我党以红十字会运输医疗用具的名义，由陈昌吉同志负责从上海押运一批印刷机器去皖南军部，刚运到吴淞口，突遇日本兵来检查，陈昌吉同志临危不惧，应付自如，争取、利用了一位同住一条里弄但并不太熟悉的翻译的帮助，脱出了虎口，后又经历了不少困难，终于机智地完成了任务。由于他建所有功，又能迅速打开工作局面，待同志热情、恳切，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

从创办开始，党就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工作，记得那时军政治部派了杨绍明同志来印刷所任政治协理员，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干部，苏联中山大学毕业，他没有一点架子，在排字股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当时的党支部是在新四军留守政治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当初有支部委员朱云峰、毕云章、毛纪法等同志，共有党员八、九人。当时党组织未公开，党员在群众中一般都能起带头模范作用和保证作用。

我军的《抗敌报》，不论在东南前线或后方都深受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年的喜爱，发行数量日渐增加，印刷任务随之加重。

在没有电源和传动装置的困难条件下，从排字、校对到印刷发行，道道工序，轮班奋战，每到《抗敌报》拼版印刷的那天晚上，机器间既热闹又紧张，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不分部门自觉参加突击劳动，在“一切为了抗日前线”的号召下，个个热血沸腾，轮流蹬踏四开机，此时此刻劲道最足的张阿云同志，总是带头高唱抗日战歌，全体同志热烈响应，在大家同心协力紧张的劳动之下，保证了《抗敌报》和其他革命刊物及时印好，准时发行。

印刷所全体同志，除担负印刷任务外，还利用工余时间早夜进行军事训练，如参加跑步、爬山、夜行军以及军事技术的学习，当时由军部二期教导队军事队毕业学员王文奎同志作教练。

军政治部很关心印刷所工人同志的生活，委派了郑子贞同志来所担任管理排长，负责伙食和生活供给，她工作认真，处处关心同志，深受大家称赞。这体现了军首长对我所工人同志的特别关心。

一九三九年二月，周恩来同志到皖南前线视察，他路过小河口时，先到医院看望伤病员，后又特地来看看印《抗敌报》的军部印刷所，全体同志闻讯后，受到很大的鼓舞。叶挺军长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等首长曾先后数次来印刷所视察，关心我们的工作。使人难忘的是一九四〇年春节，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秘书长李一氓，还有宣传部、组织部、敌工部、民运部等部长都来了。此外还有美术家赖少其、作曲家何士德、任光等同志也来了，他们同我们一起联欢，亲如一家人。

一九三九年半年后，国民党的特务在我们印刷所附近搞破坏活动，晚上打冷枪，制造事故。军政治部为了安全和便于领导，决定将印刷所从小河口搬到军部驻地云岭附近的李家村，

并派吴越同志任政治指导员，不久吴越同志调他处工作，由黄源同志任印刷所副所长，兼管政治教育工作。

当时为突击排印新四军《战斗详报》，任务紧急，排字股开展了突击劳动，蒋惠林同志首创撮字纪录，厂领导十分重视，当即张贴了大字报导，表扬蒋惠林同志为“撮字突击手”。排字股的王全根、朱哨尘、王建新等同志大家你追我赶，都创造了优异成绩，胜利地完成了排印《战斗详报》的突击任务。

印刷所搬到云岭李家村不久，日寇发动二次“扫荡”，企图突袭我军部。当时，全所同志日夜苦干，抢先完成印刷任务，又立即转入保护设备的紧张活动，在隆隆炮声下，执行上级命令，挖山洞，装字盘，拆机器，妥善埋伏好设备，整装待命行动。在我军反“扫荡”取得胜利后，我所同志奉令返回原地，迅速安装机器，排列字架，及时印出前线捷报。

一九四〇年夏天起国民党策动的反共高潮日益逼近，为了保卫军部，我印刷所全体同志除完成印刷任务外，还利用工余时间配合我军部队积极修筑自卫防御工事，削竹签，扛树木，构筑山头阵地，青年崔洪飞同志在筑山头工事时背部负了伤。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的反共恶浪滚滚，我印刷所除了一部分同志已奉命随我军先遣支队东进北上以外，留所同志都经历了国民党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有的在突围中遇难、牺牲，有的突出了重围，转战在大江南北，继续为抗日救亡事业作出贡献。

附：

新四军军部印刷所印刷的主要刊物和人员名单（不全）

附件一：

新四军军部印刷所印刷的主要刊物：

《抗敌报》（新四军军报、军政治部出版）

《抗敌》杂志（政治理论、文艺十六开刊物）

《战士报》(十六开版、通俗读物)

《共产党人》(党内刊物)

《战斗详报》(新四军各部队每次战斗的详报)

各种单印本(主要是毛泽东著作)如《反对自由主义》、
《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

日文传单(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编)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画像(由美术家在石板上精心绘成石
印后发至军部各机关、连队俱乐部张贴)

为了印刷以上报刊,军部专门组织了两个生产纸张的合作
社,地址在小林曹家,以工业合作协会茂林办事处名义出面开
办,固定几匹驴马每天运输,以保证印刷纸张的供应。

附件二:

新四军军部印刷所先后任职的主要成员:

叶进明(第一任所长)

忻元锡(第二任所长)

杨绍明(政治协理员)

陈昌吉(第三任所长)

黄源(副所长、兼政治教育工作)

吴越(政治指导员)

下设二个科四个股:

总务科:

朱云峰(科长,原红军石印所所长)

杨炳藻(付科长)郑子贞(女)、罗志成、罗春仙、张德文、
朱蔚云(女)、冯觉(女)、林岩(《抗敌报》驻厂发行员)
等。

工务科:

毛纪法(原负责人)

毕云章(科长、屯溪石印工人)

周玉寒(付科长) 王立中(刻字工人)

铸字股:

倪振亚(股长)朱泉生、王裕山等。

排字股:

刘之哉(股长)陈明(付股长,现名陈德楠)

柯愈徽(报版组长)蒋惠林(书版组长)

王全根(现名王启辉)赵家仁(现名梅祥林)张毓(现名张干望)朱哨尘、李新、王民一、王建新、蒯以仁、王庆荣、谈培章、范铮、杨绍元、倪春富等。

校对股:

倪丘(股长,现名倪力平)徐步(上海人)

巴艳容(女)张明(女)朱平(女)钟时(女、华侨)

崔洪飞(现名周之辛)黄克(广东人)高岗(浙江嵊县人)等。

机印股:

殷福昌(股长,现名殷克)王文奎(机修)

周祥祺、黄长春、朱志良(现名余良)

李铁夫、张阿云、倪德甫等。

负责装订:任芸生(现名任平)包括石印工人约五、六人。

装订工作繁忙时,临时调集人员。

编者注:本文在今年三、四月间重新整理时,吸收了任平同志写的回忆录中的一些材料。

回 忆 江 淮 印 刷 厂

肖 敏

我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先是参加抗大五分校，不久转到鲁迅艺术院学习。在一九四一年日寇大扫荡中，鲁艺受到不小的损失，副院长丘东平等同志牺牲，改成文工团。我从文工团分配到江淮印刷厂。因为文工团经常流动，经常要走路，有时一走就是八十里路。领导上考我身体不好，又是女同志走不动，才分配我到江淮印刷厂工作，印刷厂是后方机关，不大走动。

江淮印刷厂是一个书刊印刷厂，属华中局宣传部领导。当时华中一级的单位，大多用“江淮”二字命名，如《江淮日报》、江淮出版社、江淮银行等，所以印刷厂也称为江淮印刷厂。它是一九四〇年冬天建立的。厂址在盐城乡下，厂房是借用老百姓的房子。设备很不错，有四开铅印机、铸字机、石印机。铜模和铅字也比较齐全。职工一部分是苏北当地人，一部分是从皖南撤退来的军部印刷厂的干部和工人。厂长胡扬同志，是盐城人，地下党员。支部书记是赵家仁同志（现在改名为梅祥林，）是从皖南撤退来的。领导同志中有两位老红军，一位是朱云峰同志，湖南人，石印工人出身。年纪很大了，办事非常认真，大家都怕他三分，但对他很尊敬。一位是李崇钦同志，是江西人。他俩也是从皖南来的。工厂主要印刷党刊和干部读物。

我被分配做保管员，当周永祥同志的助手，可是搬东西也搬不动，周同志很原谅我。我每天同厂长等一起吃饭，他们总是安慰我。这里的伙食比文工团好，因为事务长会动脑筋，经

常可以吃到大米饭，菜也不差。周永祥同志是文艺爱好者，他常常自编自演。一到星期六晚上，非常热闹，开文艺晚会，一班青年人也跟着他各自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来。我们的工作是保密性的，不同外界联系，也不同家庭通讯，可是我们都很快活。我们还有一位文化教员兼俱乐部主任，他叫史秉直。他教大家学文化，同志们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我们还出墙报。这时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我们在旧社会里都吃惯了苦，相比之下就不觉得苦了。这是我们在盐城乡下建厂的第一阶段。

一九四一年秋天，盐城被本日鬼子占领了。我们退出了这个地区，到了阜宁地区的大陈庄。厂仍然是那样大，人仍然是那么多。又有不少上海青年和本地青年参加进来，工厂办得越来越兴旺。组织机构非常完整，有总务科、业务股、厂长办公室等等。这时，已经到了一九四二年了，华中局决定将工厂改归新四军政治部领导。胡扬厂长被调走了，换了陈祥生做厂长。那时正好毛主席号召整风，二十二个文件下来了，我们一边印一边学。学习得很认真。同志们除了工作之外，都抓紧时间学习，好象学不够似的，只嫌时间不够用。我们还做群众工作。工余之后，大家走访老百姓，还演戏给他们看，把当地发生的事情编成活报剧来教育农民。这样，使农村的社会风气大大改变，封建势力低头了。姑娘和小伙子最喜欢我们，纷纷要求参军。厂里俱乐部工作也很活跃，写墙报更主动了。这是江淮印刷厂建厂的第二阶段。

由于形势的发展，印刷厂越来越扩大，任务也越来越重，原来的印刷厂就一分为三：一个印书，一个印党刊，一个印《新华日报》。我跟毕云章科长到了《新华日报》，仍做保管员兼会计。知识分子多，编报的同志有男有女，都是青年人。活跃得很。夏天大家去池塘里游泳，淹死了一位青年工人叫赵关泉同志，大家都很伤心。《新华日报》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家